

且与乐山听风吟

■ 王越

风传先辈志,吾辈续其行。今天,享受山河静好的我们能否意识到,有多少人为我们铺好前路,又留有多少急浪和险滩等待我们去搏击?

三年前,有学生在课堂上问我:“老师,信仰是什么?”作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,职业素养让我快速地作出回答:“信仰指对某种主张、主义、宗教或对某人、某物的信奉和尊敬,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。”我自认回答完美无瑕,不想,学生虽未追问,却并未露出丝毫解惑的表情。

我对学生的反应耿耿于怀了许久,甚至那个问题上升为了我本人的困惑,直至去年暑假小游,方才将那层迷雾拨开。

那次,原本只是想游览大佛,顺便尝尝张公桥的小吃。没想到,在张公桥一家咖啡馆里,偶遇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一位思政老师,聊了几句,他说:“真要看懂乐山,还得去三个地方——沙湾郭沫若故居、金口河铁道兵博物馆,还有夹江西山。”

我会心一笑——同是教思政的,对这几个名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,我当然知道。可过去只是在PPT上提及它们,从没想过要亲自走一趟。那天下午,我决定增加两天行程,去亲眼看看那些被我反复引用、却从未真正“看懂”的人和事。

第一站是沙湾。郭沫若故居占地蛮大,古色古香,安静地坐落在大渡河边。当天游客不多,正好能更静心去观察和感悟。一间间老屋看过,了解了不少郭老生平,最打动我的,是他少年时用过的书桌——木头裂了缝,一角还缺了一个小口子。那一刻突然觉得,他不是课本里那个遥不可及的“文化巨人”。

脑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画面:一个扎辫的乐山少年,在此读书、写字,看着陈腐的晚清教材眉头紧蹙,于是冲出家门,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于大渡河边激扬文字,心里慢慢长出比江水还远大的志向,最终东出夔门,成长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

呵,没有这方土地的滋养,怎会有后来那些惊雷般的文章?又是何等心怀沟壑的少年,才甘愿放弃优渥的生活,选择以笔为剑,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宣战?

沙湾之行已让我心生触动,但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,第二天去的铁道兵博物馆。它隐于金口河大峡谷腹地,位置偏僻,但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却络绎不绝。运气不错,王馆长亲自接待了我们。雕像与照片贯穿全馆,在王馆长悉心讲解下,我对于铁道兵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。在一张黑白照片前,我们停留了许久:几个看上去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,腰上绑着粗麻绳,悬在悬崖半空打炮眼。

“他们会摔死吗?”有少年问。

王馆长回答:“成昆铁路1096公里,牺牲2100多人。”

震惊!实难想象,当年是何等艰苦的条件,才至于让每公里铁轨下,都埋有两个鲜活的灵魂。

眼眶发热,忽然想起课堂上那个学生关于信仰的问题。此刻我才明白,信仰并非任何字面解释,而是明知命悬一线,还愿意将身子再吊高一米的执拗。

“铁道兵”,听起来钢筋铁骨,却根本不是什么天降雄兵——他们不过是刚成年的小伙子,有的可能刚结婚,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。但他们就是来了,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,只为让西南不再被群峰围困。今天我们坐高铁,八小时从广元到攀枝花,穿越整个四川,可曾想过,那轨道之下,埋着多少不再变老的青春?

相较郭沫若和铁道兵,位于乐山夹江的西山广场可真是鲜为人知。最后一天来到此地时,微风习习,那风过密林的沙沙声,仿佛仍在传递起义者当年接头的暗号。正端详着烈士铜像和纪念碑发神,一位老人走过来与我搭话。简单说明身份和来意后,他自豪一笑:“不瞒你说,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起义者。说是那年地主放的高利贷,利息四五分,叫老百姓怎么活?大家一合计,横竖是死,不如反了!”

寥寥数语,却比我读到过的许多论文更有穿透力。西山暴动规模不大,即使乐山本地人也少有知晓,但正是无数这样散落在崇山峻岭间的“小火种”,最终汇聚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,换来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。

回去的高铁上,我一遍遍翻看手机里的照片——大多拍得匆忙,构图欠佳,但丝毫不影响它们直击我的灵魂。作为高职院校的思政老师,我常常因为学生的“抬头率”不高而倍感焦虑,这次乐山行后才明白,问题不出在理论本身,而在于我们能否把它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故事——因为信仰不是学出来的,而是走出来、听出来、悟出来的。

今后,郭沫若的书桌、铁道兵的钢钎、夹江老人的“利息四五分”,都将成为我课堂的一部分。

风传先辈志,吾辈续其行。今天,享受山河静好的我们能否意识到,有多少人为我们铺好前路,又留有多少急浪和险滩等待我们去搏击?没错,唯有把红色基因刻入骨血、融入日常,那些抗争和牺牲才不会白费,那些信仰才能一直活着。

青春与梦想的春天 ——评《欢喜哥的春天》

■ 许兵

青春最动人的模样,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光鲜,而是为梦拼尽全力的倔强。

《欢喜哥的春天》这部由田涯坤编剧、监制、总制片,高书雷执导的成本仅40万元的小制作影片,正在全国公映,以青年返乡创业的小故事,道尽年轻人应有的姿态,也照见时代最质朴的正能量。

返乡逐梦:一条不被看好的创业路

普通返乡民工李欢喜,未留大城市安身,揣着积蓄回乡带领村民致富——开民宿,销售农产品,借短视频推广家乡。可这条路从起点就布满质疑:发小认为他折腾,村民暗称其“憨哥”;创业初期难题扎堆,民宿宣传缺位门可罗雀,与追梦失败的导演吴有用合作拍短视频没有关注、流量;刚有起色又遭疫情重击……资金链断裂。

这恰是当下年轻人困境的缩影。“逃离北上广”的热议从未停歇,大城市留不下“乡愁”,但“离开后去哪、回去做什么”始终无解。影片未喊空洞口号,以欢喜哥的经历给出答案:成功不必困于都市立足,青春价值亦可在乡土兑现。他的回归非逃避,而是重寻定位——从城市里可有可无的打工者,变身家乡发展的参与者、带头人。

从“憨哥”到带头人:真实成长藏细节

欢喜哥的打动人心,全在“真实”二字,展现出普通人创业旅程。初期总把事情想得很简单,急功近利犯错误;受到打击后迷茫想放弃;遇上爱情时紧张失语;偷拍彝族姑娘阿果、阿芝在茶山视频时笨手笨脚引人发笑,这些镜头让角色鲜活可感——我们的成长,不都是在犯错修正、迷茫前行中推进的吗?

几组细节尤为感人:邀请吴有用加入团队时的激情;民宿濒临破产时,阿果卖出家传的首饰支持;为了爱情风雨中却未言放弃。这些场景无刻意煽情,这份不服输的韧劲,正是当代年轻人亟需的精神力量。学业难题、未来迷茫、工作困惑,皆需如欢喜哥般的“憨劲”与执着。影片以喜剧方式告诉我们:犯错与失利皆是成长必经之路。正如欢喜哥,从笨拙模仿到精准挖掘乡村特色,从单打独斗到凝聚乡亲,成长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步步夯实实践出来的。

同行之力与时代底色: 小梦想融大浪潮

影片的温暖之处,在于勾勒“团结互助”的力量。欢喜哥与吴有用,一懂乡土情怀一握专业技能,从争执到同心,联手破解短视频宣传难题;彝族姑娘阿果凭真实可爱成“网红”,无民族隔阂、无身份差异,众人朝着

“振兴家乡”的目标并肩发力,这份合力让冷清山村重焕生机。一个篱笆三个桩,个人力量有限,懂得团结借力,方能更快达成目标,收获真挚情感。

更难得的是,影片以小人物故事承接时代背景。欢喜哥的返乡创业,恰是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自觉行动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取景镜头里,青山绿水间的彝族村寨,高速路直通家门,从无人问津的小山村到知名旅游地的蜕变,背后是国家政策扶持、基层干部付出,更有欢喜哥般普通人的奋斗。

个人梦想始终离不开时代土壤,如今乡村振兴、文化传承等领域皆为青年提供舞台,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,方能更有分量与力量。整部影片无刻意说教,凭幽默剧情与真挚情感传递正能量:奋斗不分地域,都市乡村皆可绽放青春;成功不靠侥幸,唯有脚踏实地方能迎来“春天”。

《欢喜哥的春天》告诉我们,平凡人亦可凭奋斗走向成功,个人梦想与国家同频方能绽放光彩:心怀梦想、脚有力量,人人皆可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愿我们皆如欢喜哥,携憨劲与韧劲逐梦前行,不负韶华,因为青春最美的模样,便是我们为梦全力以赴的模样。

姑苏访费孝通纪念馆

■ 蝴蝶夫人

姑苏冬日涌寒涛,

我溯春潮。

对旧楼金缕,

晴光淬刃,

刮玉为箫。

忽见峨眉河裂处,

达生烽火铸蚕桑。

千钩无烟茧,

灼破霜朝。

遥指背囊连山处,

想妇救会中,

奶奶竹编星月,

寸寸补征裳。

二十年、

丝光沸雪,

化金河倒注洗征袍。

凝眸久,

半墙故影,

半壁风涛。

机杼无声处

■ 朱旭东

现代化无梭织机,如沉默的巨兽,遵循着内嵌的精密程序,规律地吐着经纬。光洁如镜的地面上,倒映着整齐排列的机台与穹顶简约的管线,仿佛走进了一个未来主义的艺术展厅。

走进帛宇智能偌大的织造车间,我的脚步有了片刻迟疑。太静了,静得能听见自己衣料摩擦的窸窣声,静得能捕捉到空调送风口平稳的呼吸。昔日震耳欲聋、令面对面交谈都需吼叫的梭机轰响,那空气里终年悬浮、附着在睫毛上的细密棉尘,那需要疾步穿梭的逼仄过道……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,如轻抹去了。只有巨大的现代化无梭织机,如沉默的巨兽,遵循着内嵌的精密程序,规律地吐着经纬。光洁如镜的地面上,倒映着整齐排列的机台与穹顶简约的管线,仿佛走进了一个未来主义的艺术展厅。

这片近乎神圣的寂静,带回了四十年前那个喧嚣、滚烫的下午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县里那家名为“康银”的乡镇纺织厂。妻子高中毕业,在我们那偏僻乡村,也算得上秀才。她性子要强,不愿沾我半点“光”,更厌烦求人。不知她从哪里听说了“康银”厂招工,自己揣上毕业证去报了名,直到录用通知下来,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。

我去看她,是一个夏日午后。推开沉重的铁皮车间门,一股声浪混合着热浪,劈头盖脸将我攫住。那不是单一的声音,是数百台老式有梭织机共同癫狂的嘶吼,是梭子飞速撞击木头的“哐当”巨响,是经线纬线紧绷摩擦的尖锐嘶嘶,是女工们不得不拔高八度的零星呼喊。空气浑浊,肉眼可见细小的棉絮与尘埃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里纷乱舞蹈。

妻子就在这样的26台织机之间。她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,口罩上沿露出一双专注的眼睛,脖颈上搭着一条半湿的毛巾。她的工作,是在这二十多台机器组成的“弄堂”里来回巡视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一旦某台机器因断经、断纬或梭子卡壳而“停台”,她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飞奔过去,处理故障,接线头,让机器重新轰鸣起来。我站了不到十分钟,耳朵里已嗡嗡作响,胸口被噪音擂得发闷。而她,就在这沸反盈天的世界里,日复一日。

“各位请看这边!”引导员的声音将我从往事中拉回。我们被带进一间与车间毗邻的玻璃幕墙办公室。里面灯光明亮,温度适宜。几十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,屏幕上不是翻滚的代码,就是织机运行状态的实时三维模拟图,红绿蓝的曲线与数据流平静地跃动。他们轻点鼠标,便能调取千里之外某台织机的实时参数;输入指令,整条生产线便能切换织物品种。这些年轻人,面容洁净,衣着整齐,神态专注而从容。引导员介绍,他们是“工匠”“数据工程师”“设备远程运维师”。他们,就是当年我妻那样“弄堂工”的当代化身。

一时间,我竟有些恍惚。四十年的光阴,被压缩在这静与噪、洁净与浑浊、指尖在键盘与指尖在梭子之间的鲜明对比里。当年妻子那需要灵敏耳朵去捕捉的“停台”异响,被传感器无数个监测点毫秒级的预警所覆盖;那弥漫的、损害健康的粉尘,被高效的中央吸尘系统无声收走。劳动,从一种对肉身的沉重消耗与磨损,变成了对知识与智慧的调用与创造。

我悄悄退到参观队伍的边缘,拿出手机,拍下这明亮办公室的一角。我想立刻分享给正在家中阳台侍弄花草的妻子。我想对她说:你看,你当年走过的那些浸透汗水的路,并没有白费。它们化作了基石,托举起了今天这些孩子。它们安静的工作台。你忍受过的那些喧嚣与尘埃,被时代进步的劲风吹散,换来了今日这值得珍视的宁静与洁净。



雪中猴趣

伍志尊 摄

三尺丹青,照见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

■ 张萍

这幅画,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,更是一段历史的深情回望,是一份精神的永恒传承。

站在五通桥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,面对程峰教授的画作《光辉闪耀的小屋》,我的心底情不自禁涌起一阵阵难以言喻的亲切与感慨。

在我眼里,这幅画,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,更是一段历史的深情回望,是一份精神的永恒传承。

画面中,葱茏的山林间,几栋白墙红瓦的小屋静静地立在山巅。现实里,位于“新塘沽”的侯德榜旧居,其实并不在高处,但在程峰教授的笔下,它被赋予了超越地理的高度。这不是艺术的虚构,而是精神的升华——正是在这间看似平凡的小屋中,侯德榜先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,创造了享誉世界的“侯氏碱法”,打破了当时西方列强的技术垄断,成为了民族工业崛起的第一道耀眼的光芒!

程峰教授的笔墨里,既有传统山水画的氤氲气韵,更有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。他没有刻意渲染工业遗址的沧桑,而是以葱茏的山林为底色,让小屋在自然的怀抱中焕发新生。这种处理方式,恰如我们对永利川厂旧址的保护理念:不是将历史封存,而是让它在当代语境中生长。

这幅画的意义,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。它是一封写给五通桥的“情书”,是一曲献给民族工业的赞歌,更是一份召唤——召唤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侯德榜先生的创新精神,让“侯氏碱法”的光芒,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!

步入展厅,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凝神回望,阳光正穿过透亮的玻璃窗,洒在画前,温暖而明亮。这一刻,我知道,“小屋”的光辉,不仅正照亮着眼前的展厅,她也将照亮五通桥文化赋能的未来。

在我的牵线搭桥下,侯德榜先生